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守夜者 . 3, 生死盲点 / 法医秦明著 . 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, 2019.12

ISBN 978-7-5596-3792-5

I . ①守… II . ①法… III 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239490 号

## 守夜者 . 3, 生死盲点

作 者 : 法医秦明

责任编辑 : 李伟

封面设计 : Topic Design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嘉业印刷 (天津) 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13 千字 70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 23 印张

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3792-5

定价 : 4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82069336

# 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---

## 引 子 /001

阴雨天，一把黑色的雨伞，将三个人的命运悄悄笼罩……

## 第一章 楼上的异响 /015

鞭子的抽打声，夹杂着沉闷的哀号，从寂静的夜里传来，但当他走上楼梯时，那些声音却一起消失了。

## 第二章 梦魇深湖 /051

那辆校车不知出了什么问题，忽然猛打方向盘，带着孩子们刺耳的尖叫声，冲入了深邃的湖水……

## 第三章 血腥的四分之一 /083

机舱灯光忽明忽暗，让人莫名心慌，一股浓重的血腥味从卫生间传来。

## 第四章 精神病人

/115

三个大活人坐在铁笼子里，一言不发。他下意识地搓着手背上的疤痕，不知道那两个人到底要做什么。

## 第五章 林场无名尸

/145

杳无人烟的广袤林场里，经常会有流浪汉因为迷路而送命。但这具男尸的情况却有些诡异。

## 第六章 下水道的残骸

/175

残缺不全的尸块孤零零地放在解剖台上，腋下隐约藏着一些淤泥般的黑色物质。

## 第七章 盲点

/207

所有的数字都连在了一起。原来，那个人早就已经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。

## 第八章 骨与尘的倒计时

/239

十二公斤的炸药，可以让多少人灰飞烟灭？程子墨没有想到，她离死亡只剩下最后五分钟的时间。

## 第九章 血刺猬

1273

碎玻璃、钢钉、美工刀片、来源不明的乳白色液体……无论是谁，只要踏入一步，就会成为死神的祭品。

## 第十章 亡灵教室

1305

福利院里空无一人，每一座被弃置的孤坟，每一个器械压出的凹坑，都提醒着人们，这里曾经发生过的绝不是童话。

## 尾 声

1337

是的，像他这样扎满管子的怪物，也还能活着。只是，世界上永远没有人能听到他的嘶吼。

## 致 谢

1343

G u a r d i a n o f L i g h t



## 引 子

---

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回忆的，  
灾难、死亡和爱；  
你想回忆却苦不堪言。  
——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

1

大雨滂沱。

女孩没有打伞。

她全身湿透，倚靠在青灰色的墙砖上，感受不到墙砖的温度。

青灰色的墙砖很新，上面条纹状的机器压切痕迹都还没有被岁月磨平，可是，在这个阴雨的季节里，砖缝中都已长出了青苔。

女孩不知道在想着什么，她让整个后背紧紧地倚靠着墙砖，仰着头，任由豆大的雨点肆意撞击着她稚嫩且清秀的脸庞。雨雾之中，她似乎可以看见头顶上方三米多处，高墙的尽头，那带有毛刺的铁丝网，张牙舞爪。

女孩的双手贴着墙壁，十指却在墙缝中抠着，用力地抠着，像是想把这座坚实无比的青砖墙壁给掏空。青苔受到手指的作用，堆积在了一侧，也拼命地塞进了女孩的指甲缝里。

“嗨，干什么的？请远离这里！”

一个年轻的男声划破了均匀的雨声，传到了女孩的耳朵里，女孩全身微微一震。

“干什么的？远离这里！”男声重复了一遍，但语气加重了。

女孩循着声音侧脸朝自己的右上方看去，雨雾之中，仿佛看见墙顶有一座塔楼，塔楼之内有一个模糊的人影，穿着雨衣，握着钢枪。

“听见没有？远离这里！”声音再次增大，人影手中的枪也举了起来。

双方凝视了许久，女孩转头就跑。塔楼内的人影重新站直了身子，把枪负到背后，拿起桌上的对讲机。

“主门守卫注意，一名不明身份的女子正向你方移动。”

建筑物的正面是一片空旷的广场，连一棵树都没有，地面上的沙土被雨滴击打得乱飞。女孩站在广场的中央，双拳紧握，直视着面前庞大的建筑物。

她一动不动，任由冰冷的雨点顺着发梢和脖颈儿流进衣服里面，她的全身都已经被淋透。她盯着建筑物顶端的四个黑色大字，眼中充满了怒火，又或是悲伤。她已经融入了漫天雨水之中，如果不是眼睛通红，根本就看不出她痛哭不止。

咣。

一声铁门的巨大响声过后，眼前的两扇大铁门缓慢地移动着，直到出现了一道可以通过两人的门缝。门缝里，出现了两把大黑伞，黑伞下方是两名穿着绿色警服的人。

两人走出了铁门，身后的铁门随即关闭了。

两人向广场上的女孩走去，大雨击打着伞面，发出“哗哗哗”的噪声。女孩并没有移动，依旧目不转睛地盯着远方的四个黑色大字。

走到距离女孩两米远的时候，老警察停了下来，并且伸手拦住了还准备向前的年轻警察。年轻警察好奇地看着老警察。

“保持安全距离。”老警察小声说道，被雨声掩盖住而听不清楚。

年轻警察的喉结耸动了几下，想说什么，却没有说出来。他将手中的黑伞伸出去，似乎想给女孩遮挡一下瓢泼大雨，但是距离太远，无法够着。

“姑娘，这么大雨，淋着会生病的。”老警察试探道。

女孩像是什么都没看见、什么都没听见，依旧站在大雨里凝视着远方。

“姑娘？姑娘？”老警察在女孩眼前比画着，像是想引起她的注意，“你来这里做什么啊？是走迷路了吗？这边除了监狱，什么单位也没有。再往后面，就是农村了。”

女孩依旧不闻不问。

年轻警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往前跨了几步，把雨伞遮在了女孩的头

顶，而自己瞬间被大雨浇透。

可能是头顶的大雨突然停止了，女孩似乎回过神来。

她慢慢地直视和自己一步之遥的年轻警察，他似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，十七八岁，肩膀上戴着一颗星的学员肩章<sup>1</sup>。比起自己的父亲，他的肩章上少了四条杠。男孩面容俊秀、干净，此刻的眼神中有掩饰不住的好奇和同情。

“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？我姓秦。”男孩说道。

女孩盯着男孩的眼睛，没有说话。虽然大雨已经被雨伞阻隔，但是女孩的眼眶依旧不停地有水滴正在下落。即使隔着自己帽檐上滴落下来的雨滴，男孩也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我们那里有电话，可以帮忙联系你的家人。”男孩补充道。

女孩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男孩，让男孩有些无所适从。

“姑娘你还不到十八岁吧？你要是再不说话，我通知公安了啊。”老警察也凑近了说道。

“你们、你们不就是公安吗？”女孩的声音很小，在大雨中几乎听不清楚。

“我是司法警察，他是公安学院的学员。”老警察说，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我、我、我来找人。”女孩低下了头，下意识地按了按腰间。

“找人啊？那你早说啊，淋着雨算什么事儿啊。”年轻警察把手中的黑伞递到女孩的手边。女孩没有接，男孩干脆把伞把塞到了女孩的手上，然后一溜烟躲到了老警察的伞下。

“你找谁啊？”老警察口气中的警惕减少了些。

“杜舍。”女孩依旧用蚊子一般的声音答道。

“杜舍？我们这儿没这个人啊。”年轻警察说。

老警察挥了挥手，说：“你有手续吗？探监是需要手续的。”

1 肩章：指的是佩戴在制服肩部的衔级识别标志，一般由横杠和星花等组成，反映了人员级别的高低。



“哦，杜舍是犯人啊。”年轻警察恍然大悟。

“我是他家属，我就想见见他，说一句话就走。”女孩又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。

“家属？我可是听说他一个家属也没有啊。”老警察的眼神重新涌上了警惕，“再说了，不管是不是家属，都是要走程序办手续的。”

“可是，我就想看他一眼，一眼也不行吗？”女孩的声音变大了，语气中尽是哀求。

“这是法律程序，可不是儿戏。”老警察说。

“真的，我就看看他，不说话，看一眼我就走！”女孩忍不住喊出声来。

“姑娘，真的不行。”老警察把伞递给了年轻警察，抬腕看了看手表，说，“你在这儿逗留这么久了，必须离开了。”

“不！我不走！你不让我见他，我就不走！”女孩一把把手上的雨伞扔在了地上。

“我们是为你好啊，你不走也见不到啊。”年轻警察捡起雨伞，递回给女孩，可是女孩没有接。于是他只有和女孩一起站在雨伞下。

“那我就只有通知辖区派出所带你离开了。”老警察转身就走。

“哎，哎，等等，师父，可以商量一下嘛。”年轻警察想去追老警察，但是又担心女孩继续淋雨，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“好，那我不见了。”女孩对着老警察的背影喊道，“我可以进去用一下你们的电话吗？”

“这个可以，可以。”年轻警察在女孩身边说道。

老警察停下了脚步，但并没有回应。

“我自己没法回去，我打电话让我家人来接我可以吗？”女孩对着背影喊，“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回去吧？我不认识路！而且还下雨！不是都说人民警察为人民吗？”

老警察停顿了一下，说：“带她去主控室打电话。”

“好咧。”年轻警察高兴地应道，带着女孩跟在老警察的后面，边走

边问，“你多大了？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公安学院大二的，现在在这里见习。你也刚上大学吧？在哪所学校呢？”

“我没上大学。”女孩直接回答了后面的问题。

“高中生啊？那你爸爸妈妈呢？”年轻警察追问道。

女孩没有再理睬年轻警察，在他撑着的伞下快步行走。直到走进了再次轰隆隆作响的大铁门之内。

老警察走过了安检仪，站在大门口主控室门旁，指了指主控室说：“电话在里面，打完以后，你可以在里面等你的家人来。”

女孩站在安检仪的后面，朝建筑物内部看去。可是，除了一个四周走廊都是铁栅栏的院落、一队正在经过院落穿着雨衣扛着枪的武警，什么也看不到。

年轻警察收了伞，越过安检仪，说：“进来啊。”

“我、我能参观一下吗？”女孩壮着胆子说。

整个建筑物内部，除了冰冷，就是肃穆。这样的环境和气氛，对于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孩来说，确实是太压抑了，又或者说那种感觉，是恐怖。

“不可以。”老警察说，“如果不是下大雨，你根本不能进大门。”

“是啊，这里面还有好几道门呢。”年轻警察说，“我们这里的，都是危险犯、精神病人。”

老警察狠狠地瞪了一眼年轻警察，后者立即闭了嘴。

女孩缓缓地点点头，转脸又朝那间挂着“主控室”牌子的小屋看去，似乎小屋里的窗户，可以看得更远、更深。于是，女孩毫不犹豫地跨过安检仪，向主控室走去。

在跨过安检仪的同时，机器发出了“嘀嘀嘀”的刺耳蜂鸣。女孩被老警察拦在了门外。

“等等，你身上带了什么东西？”老警察警惕地说。

“没、没、没有。”女孩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。

“腰上什么东西？拿出来我看看。”女孩的动作引起了老警察的注意，他侧脸朝女孩的腰间看去。

“真的没东西，没东西。”女孩的脸颊涨得通红。

“你是大姑娘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别逼我搜身啊，拿出来！”老警察厉声说道。

“真的没东西，我进去看一眼就走行了吧，不不，我打个电话就走行了吧？”女孩捂着腰间，探头向主控室里张望。

“女子监区，女子监区，来个管教到主控室。”老警察对着手中的对讲机说道。

“你这儿是不是有什么金属物品？别等到来人搜查，怪尴尬的。”年轻警察一边打着圆场，一边伸手去探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女孩感觉到了男孩的温度，猛地转身，不料腰间的物件撞在了安检仪的边缘上。

咣当一声，一把粗柄的匕首掉落在了地上。在日光灯的照射下，刀刃上闪着寒光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老警察一个箭步越过站在原地发愣的年轻警察，一脚踢飞了女孩脚边的匕首，一个擒拿动作，扭住女孩的上臂把她按在了安检仪上。

“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他！”女孩拼命地扭动着身体，她的哭喊，引来了正在巡逻的武警。

“赵管教，这是咋的了？”领头武警下意识地吧枪端了起来。

“打电话通知辖区派出所。”老警察说，“我早就觉得她不简单。”

“别啊，别啊，师父。”年轻警察此时已经从诧异中回过神来，赶紧上来按住要打电话的武警，说，“你看她都还未成年，肯定是一时冲动。您这一送派出所，说不定她就要劳教了。您给她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说不定她的人生就不一样了。”

老警察低头思索着。武警拿着电话机等待指令。女孩已经停止了挣扎，喘着粗气，等待老警察“宣判”她的命运。

“好，小姑娘，我放了你，但是希望你以后能够走正道儿。法律不是儿戏，要尊重法律，敬畏法律。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之气，心血来潮就任

性。一失足成千古恨啊，这里面关着的人，都不是生下来就是坏人，而是一步一步坠下深渊的。”老警察慢慢地松开了女孩的臂膀，“匕首没收，这是管制刀具，你赶紧回去吧。”

“法律？法律是什么？法律只会保护恶人！”女孩被“松了绑”，开始跳脚哭骂起来，“法律连警察都不会保护，只会保护坏人！让我们怎么去相信法律？”

“姑娘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”年轻警察松了口气，挺了挺胸膛，说，“法律是治国安民的良药，是悬在犯罪分子头上的利刃。我们这些人，就是维护法律尊严的！”

“呵呵，法律有尊严？”女孩摇了摇头，默默咬了咬唇，转身朝大铁门走去。

又是一阵轰响，门口的武警打开了铁门。

女孩沉默不语地走出了铁门，向雨中走去。年轻警察拿着一把黑伞追了上来，把伞再次递到了女孩的手里，说：“冷静冷静，你那么漂亮，会有精彩的人生，别再做傻事了。”

女孩盯着手中的伞把良久，转头对年轻警察说：“你说得对，我的人生一定会很精彩。法律做不到的事情，我来做。”

“嘿，你说什么呢？法律什么都能做到！”年轻警察对着女孩的背影喊了一句。她转脸之前那一脸的悲愤和哀伤，让年轻警察心痛不已。

回到了大铁门之内，老警察正在主控室里等年轻警察。

“怎么了，兆国？心软了？”老警察说，“当一个警察，无论是公安民警，还是司法警察，一定要有铁石心肠。今天的这种事情，会经常碰到。你要是以后从事公安监所管理工作，就要有心理准备。如果你对心存不良的人心软，就是对善良百姓的残忍。”

秦兆国垂着脑袋，无精打采，似乎并没有听明白老警察的谆谆教诲，他看着女孩离去的背影，有些怅然若失。

雨还在下，秦兆国心里想，这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？

室外，女孩打着秦兆国送来的雨伞，正在大雨中漫步。她不知道自己

究竟在想些什么，只知道眼泪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，在雨中肆虐。走着走着，她停下了脚步。她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，转过身来，朝那幢建筑物投去坚定的目光。

即便走出了很远，建筑物楼顶的四个黑色大字依旧清晰可辨。

“金宁监狱”。

## 2

两个月来，天气或阴或雨。

阴霾，在唐骏的头顶笼罩了两个多月。不仅仅是天气，更是心情。

九年前，二十一岁的心理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唐骏，毅然选择了加入公安队伍，放弃了心理医生这一收入更高的新兴职业。在唐骏的心中，那一身橄榄绿色的警服、闪光的警徽，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。

更让他感到荣幸的是，他不仅仅是一名普通警察。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，在公安队伍中是个稀缺品种，所以他被组织上分配到了守夜者组织。可能知道这个组织的人不多，但是几年的工作下来，真的是极富挑战性，而且他的专业也真的可以学以致用。他爱上了这份工作。

可是，这两年发生的事情，正在慢慢地撕碎他的理想。一个悲痛接着一个悲痛，其间夹杂着极度的内疚。突发的变故，消磨着唐骏的积极性。更难以接受的是，组织上暂停守夜者行使职权的命令。

唐骏知道这一纸命令的严重性，他们已经从天天忙个不停，到现在工作完完全全成了一个闲差。两个月里，大家都无所事事。

和唐骏一起加入守夜者组织的萧闻天，已经申请去了基层公安机关工作，还有几个昔日的同事辞职下海。现在的守夜者组织，名存实亡了。

南安大学的校长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，给唐骏抛来了橄榄枝。工资收入翻一番，有更多的时间自由支配，入职后还能直接获得副教授的职称。看起来这份可选择的新工作真的很有吸引力啊。可是，当一个大学教

授，真的是唐骏的理想吗？但是，不去新的岗位燃烧自己，真的要在这一潭死水里坐以待毙吗？

守夜者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吗？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呢？

一个月？一年？十年？还是……几十年？

如果真的在几十年后，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，那么，我，唐骏，该做些什么呢？我的满腔热血，究竟是不是只有在这一条路上才可以抛洒呢？

两个月来，唐骏唯一的工作，就是思考人生。

思考来思考去，没思考出什么门道，却无意中发现，今天是董乐二十一周岁的生日。唐骏比董乐大九岁，亦师亦友。如果董乐还活着，今天应该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喝酒吧。

可是，法律并没能让董乐活到二十一周岁。

如果当初对董乐的关注程度再高一点，如果当初对担心的事情更坚决一点，如果和他的沟通再多一些……哪怕再不济，在怀疑董乐有所行动之前拦住他，是不是董乐就会安然无恙呢？

但当初的犹豫不决和难以启齿，让唐骏失去了最后的机会。董乐没了，难道不是他这个老师、朋友的过错吗？

这种扎心的内疚，已经困扰了唐骏好几个月。唐骏也知道，它还会困扰自己更久，甚至是一生。即便唐骏是学心理的，也没用。

唐骏这段时间一直在调整着自己，他知道，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，他必须好好地活下去，至少要等到守夜者组织重建的那一天。老董因为守夜者组织的工作而去世，立志要加入守夜者组织的董乐又没有实现理想，现在守夜者组织名存实亡，原因又与这父子俩息息相关。这一切，一定不是两位逝者希望看到的。他，唐骏，必须代替他们等到那一天。

可是，在董乐二十一岁生日的这一天，唐骏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他决定，要去老董和董乐的墓上看看。

毕竟，两个人都是他埋的。

1985年，中央就已经有了强制火化的规定。董乐下葬的这一年，至

少在城市里已经推广开了。所以，董乐被执行死刑后，尸体也随之被火化。可是，骨灰该埋在哪里成了问题。他们家没有任何亲戚露面，没人去张罗这事情。而且在那个年代，一个死刑犯，还想埋进公墓吗？所以，唐骏把董乐的骨灰埋在了老董的墓边。

老董是没法火化的，因为警方只找到了他的四肢残骸。没有头部和躯干，四肢残骸只能被当成是“物证”。在“物证”被检验完以后，只能交由家属处理。唐骏不忍已经找不到家属的老董一直不能入土为安，所以自作主张地把残骸埋到了老董老家的一座小山上，为他立了墓碑。

在唐骏看来，父子二人终究还是在阴间团聚了。

唐骏在楼下花店买了束菊花，带了一瓶二锅头，夹在自行车的后架上，骑了十几公里后，到了那座孤零零的小山。

步行穿过了一片小树林，两座坟墓就在眼前了。不过，与往常不同，坟墓前，有一个从未见过的陌生背影。

是一个身材高挑纤瘦的短发女孩。

她穿着黑色的短款人造革夹克和一条黑色人造革的裤子，在那个年代，这是个非主流的打扮。一把大黑伞的伞尖插在地上，整把伞像是一根拐棍，矗立在女孩的身边。从女孩微微颤抖着的肩膀来看，她正在哭泣。

董乐之前交过女朋友？

唐骏先是一惊，然后这样想着。

他不动声色地走到两座墓碑前面，和女孩肩并肩地站着。然后慢慢地把菊花放在墓前，打开二锅头，一股脑儿地倒在了地上。

唐骏眼睛的余光瞥见了女孩。十分清秀的脸庞，不过过分惨白。毫无血色的嘴唇正在微微颤抖。

“董乐，多好的孩子啊。他很小的时候就很懂事，还会照顾人。听说，在他八岁的时候，就可以照顾生病的父亲和年幼的妹妹。虽然那个时候他也只会制作一种食品。”唐骏说。

唐骏有的时候也还是很憎恨自己的，心理学的专业意识已经深入了自己的骨髓。在这种极度悲伤的时候，自己说的话都像是精心设计过的

一样。

这明明就是在套话啊。如果是董乐的女朋友，她怎么会知道他小时候这么细碎的事情？

“方便面。”女孩勉强挤出这三个字后，扑通一声跪倒在董乐的墓碑前，用纤细的手指抚摸着墓碑上的名字。

顿时，唐骏明白了过来。虽然还是有些诧异，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判断错不了。

“他比你，大两岁对吧。”唐骏说。

“大两岁，就像是大十岁一样。”女孩慢慢地说着。

这一句回答，基本印证了唐骏的猜测。他知道无须再追问下去了，于是说：“看你这头发，是不是淋了雨？几天没洗澡了？需要我帮你安排住处吗？”

女孩没有回答，像是在极力将自己即将涌出的泪水给憋回去。

“为了让他们在九泉之下放心，你要爱惜你自己啊。”

突然，女孩号啕大哭了起来。

“我没用，我没用！我真的去试了！我想为你们报仇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还是没能做到！”女孩声嘶力竭地喊着。

这让唐骏大吃一惊，无数悲惨的回忆在这一刻全部涌上了心头。董乐的笔记，还有他研究董乐心理时留下的记录，一页一页地浮现在了脑海里。最扎心的，还是董乐留在他家桌上的那张字条。

唐骏摇晃了几下，差点没站稳。他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因为他知道，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犹豫不决了。他要说服她，他要改变她，他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她坠向深渊。

就这样过了不知道多久，墓前的二人都慢慢地平复了自己的心情。

“你，在上大学吗？”唐骏重新开口。

女孩并没有回答。

“看你的年纪，大一？”唐骏继续试探。

“真是奇怪，在你们的眼里，就一定要上大学才能活下去吗？”女孩



斜眼看着唐骏，眼神带着一丝反感和桀骜。

“我，我们？”唐骏有些奇怪，说，“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就要去大学当老师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接受到大学的教育。”

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犹豫了好几个月的唐骏，此时突然下定了决心——离开守夜者。

“大学老师？那你怎么认识他们的？”女孩指着两座坟墓，狐疑道。

“我们以前是同事，非常要好的同事。”唐骏诚恳地看着女孩，说，“这两座坟，都是我建的。”

女孩低着头思考着。熟练掌握微表情识别方法的唐骏知道，此时女孩的表现，是在思考、是在抉择。

“怎么样？我先给你安排住处，然后你考虑考虑？”唐骏说。

“你既然原来是警察，是不是可以教会我很多警察的技能和知识？”女孩说。

“如果你能解开心结、一心向善的话，没问题。”唐骏答道，接着补充道，“我可以帮你解开自己的心结。”

女孩沉默着，像是不知道如何接下话茬儿。

“先找个住处，洗个热水澡吧。”唐骏说，“这个天淋雨，会生病的。”

“几天前的事情了，并没有生病。”女孩把油腻的头发捋了一捋。

“走吧，我的自行车在下面，我带你进城。”唐骏上前一步，把插在泥地里的大黑伞拔了出来，说道。

女孩没有拒绝，乖乖地跟在他的身后。

“年轻，要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不然等老了，得一身病。”唐骏故作老成的声音，在小树林的上空回荡。